

洞穿日常生活的暗影，

葛亮

著

Mind Reader

归米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问米

慕亮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问米 / 葛亮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8. 5

ISBN 978-7-5339-5139-9

I. ①问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02975号

责任编辑 陈 坚

特约编辑 李 彤

封面设计 末末美书

封面插画 吕海强 周 悦 阿 骅

版式设计 美味的蘑菇酱

问米

葛亮 著

出版发行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 址 www.zjwycbs.cn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160千字

印 张 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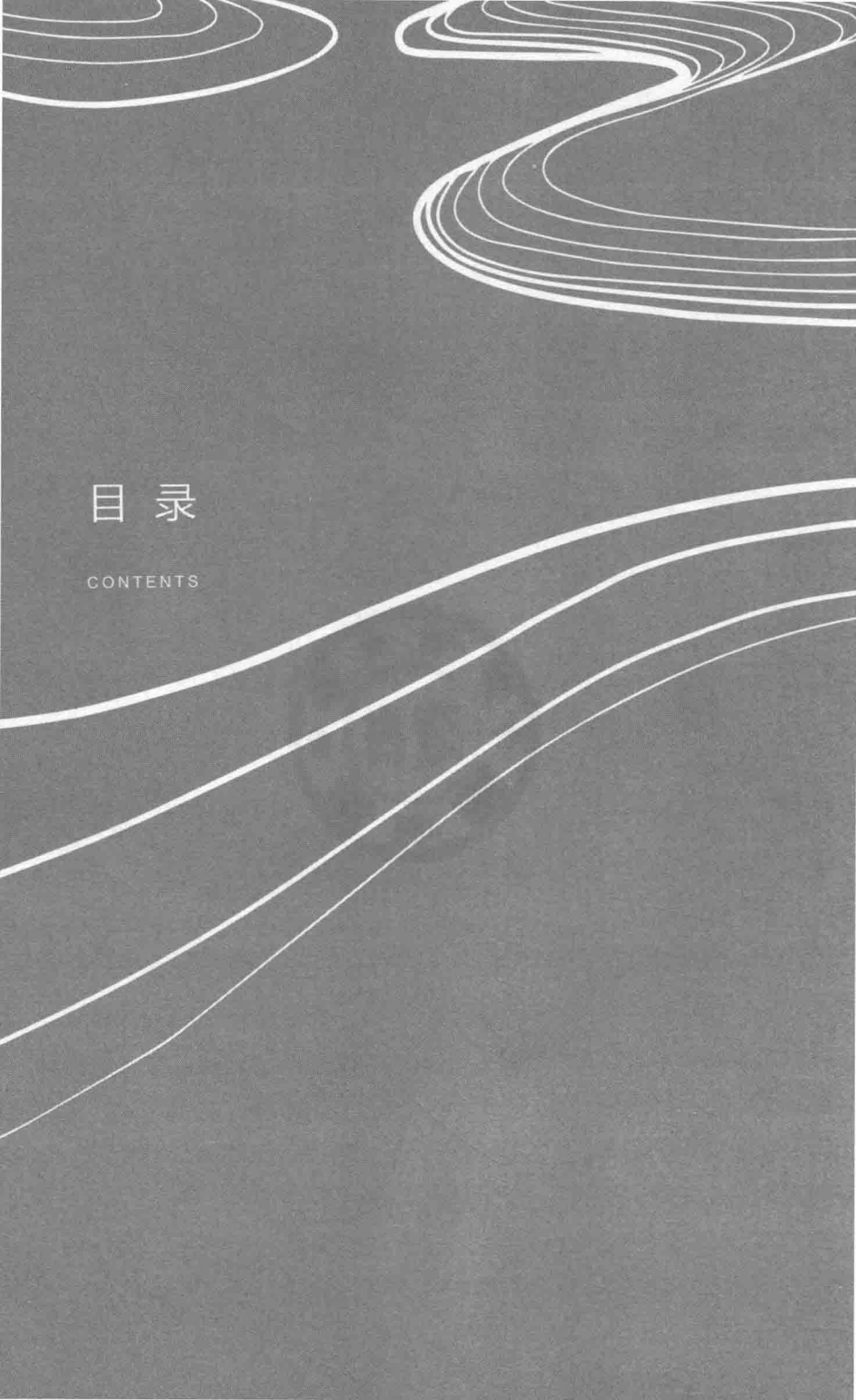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5139-9

定 价 4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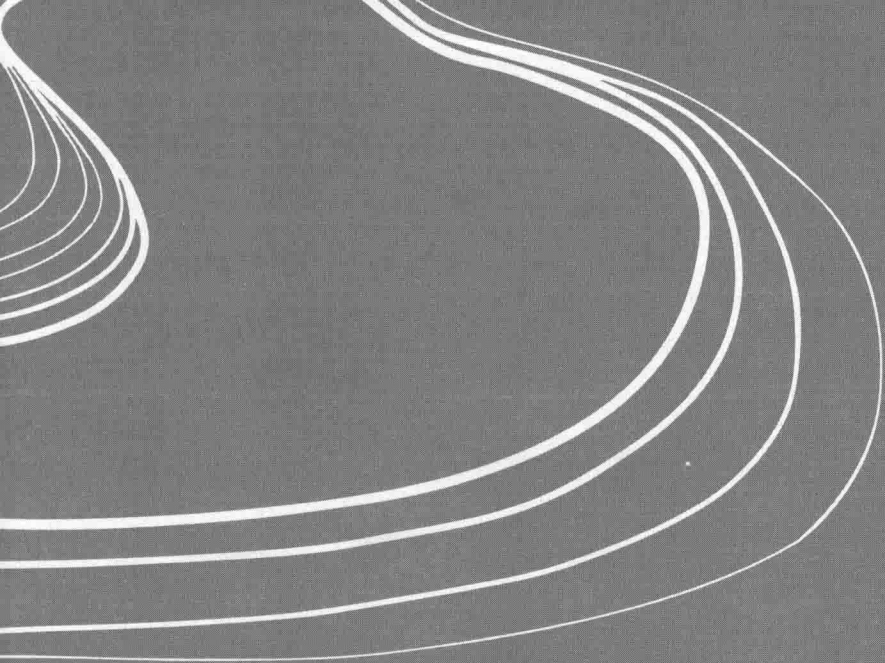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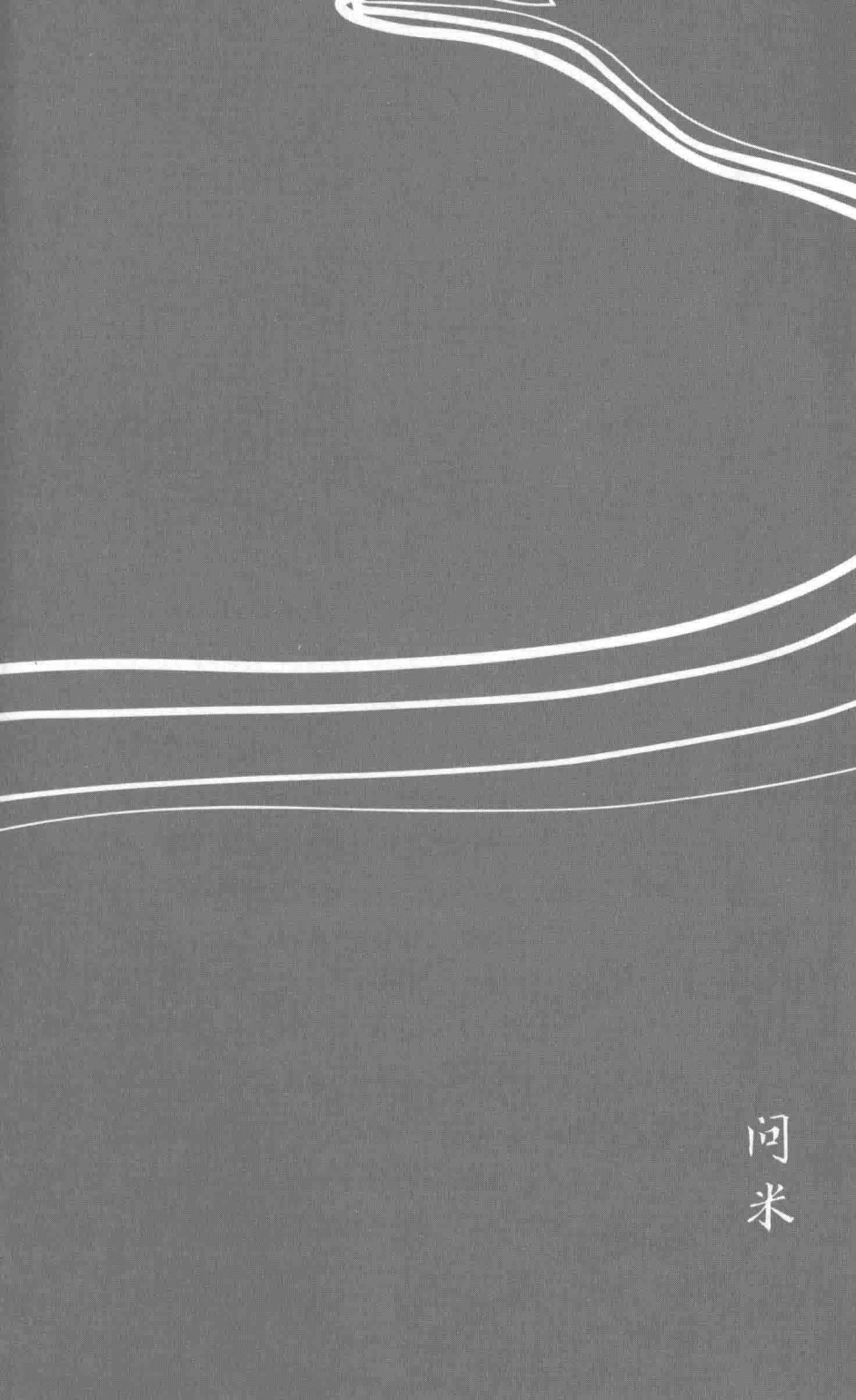
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gray with several sets of white, wavy, concentric lines. One set in the top left forms a series of nested loops. Another set in the top right forms a more elongated, flowing shape. A third set in the bottom left consists of several parallel, slightly curved lines that sweep across the lower portion of the page.

目 录

CONTENTS



问米·····	001
不见·····	037
罐子·····	075
鹁鸪·····	115
朱鹮·····	151
龙舟·····	187
竹奴·····	207
后记 刹那记·····	231

The image features a dark, textured background with several white, wavy, horizontal lines. One line is at the top, curving downwards from the right. Another line is in the middle, curving upwards from the left. A third line is below that, curving downwards from the left. A fourth, thinner line is at the bottom, curving upwards from the left. The lines are smooth and fluid,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.

问米

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

——题记

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让。

是的，我需要解释一下，我如何与他相识。

这涉及我的工作性质。怎么说呢，我是一名摄影师。当然，这是我的副业。我没有兴趣说我还有一份正式的工作，因为无可圈点。可以叫作公务员。但其实，只是在殡仪馆里做一些迎来送往的事情。送生也送死。

所以，我会重视这份副业。它让我觉得自己有用和高尚一些。当然别人未必这么看。毕竟，我是个自尊心很容易膨胀的人。

问题在于，摄影师也并不完全是个理想的职业。因为业务范畴广泛，我替人拍过结婚的Video、拍过宠物，也偶尔为了紧巴的日

子，跟踪过一两个明星，拍过他们的闺中秘事。但我要说明的是，我是个将兴趣和事业处理得壁垒分明的人。不要以为我没有原则。

因为我的原则，我才会和老凯相识。或者说，我才愿意搭理他。

老凯的丈母娘死了，在我们的殡仪馆火化。

那天丧礼，租用了我们最大的一个厅，极尽奢华。排场摆得很足，包括全程录像。我对这一点很不解，毕竟不是什么伟人的遗体告别仪式。录像的意义，除了让亲友在痛定之后再思痛之外，难说还有什么历史价值。照片上的老太太十分老，眉目并不舒展。不是颐养天年后的寿终正寝，听说是胃穿孔死掉的。这就让整个事情变得勉强。前来吊唁的来宾，他们在礼堂外面，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。一个大肚子的男人正在打电话给股票经纪人，面部表情丰富。他身旁的女人掏出化妆棉，将嘴上紫黑色的唇膏一点点擦掉。擦了一半，又不甘心地抿一下嘴。更多的人，是百无聊赖的样子。

的确，即使从专业的角度，我也觉得准备的时间过于漫长。依客户的要求，将雏菊、康乃馨、天竺葵、菖蒲和薰衣草一层层摆成俄罗斯套娃一般的心形，确实需要时间。何况这个方案，是在追悼会开始前两个小时才告诉我们的。而那两只绵纸扎成的仙鹤，在前一天晚上受了潮，怎么都摆不出雄赳赳、气昂昂的派头，也实在叫人郁闷。在所有人都忙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哥们儿，叼着烟扛着摄影机走来走去。

我说：“哥你差不离行了，这么走我眼晕。”

他轻蔑地看我一眼，说：“什么叫差不离，没个合适的机位，

拍出来效果不好你担当得起？”

我就闭嘴了。他是客户从电视台请来的摄像，以掌镜一档大型相亲类节目而闻名，所以拍活人还是蛮有经验的。

他突然一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小伙子，人生没有NG。”

这可吓了我一跳，这么有哲理的话，搁我们这儿就让人起鸡皮疙瘩。我干笑着走开了。

这又忙了一阵，我正训一个刚来的小姑娘把“音容宛在”的联给贴倒了。

老李过来慌慌张张地说：“那哥们儿不行了！”

我说：“谁？”

老李一指：“摄像。”

我一看，那哥们儿脸煞白，捂着肚子，豆大的汗珠可劲儿淌。我走过去，问他怎么了。

他看我一眼，嘴唇直发抖，说：“早上喝了碗豆汁儿，刚跑了三趟厕所。得，又要蹿了。”

看他那熊样，我心想这还真是英雄气短。我说：“赶紧地，回家歇着去吧。”

他为难地说：“那这个怎么办？”

我说：“不拍了呗。”

他说：“那不成，订金都收了。”说完脸色一阵发青。

旁边老李就说：“马达，你不是摄影挺能耐的吗？帮帮这哥们儿。”

我说：“李叔，我哪敢来班门弄斧啊。”

哥们儿眼睛一亮，说：“那谁，你摇镜特写什么的，都会吧？”

我冷笑一下，心想，什么时候了，还跟我这儿臭显摆。就说：“不会。”转身就走。

“唉……”他痛苦地抬抬手，说，“得，就你了。”

要说人在这镜头底下，都挺能装。该肃穆的时候格外肃穆，号得也一个比一个带劲儿。孝子贤孙们赛着哭天抢地，生怕日后翻了带子出来，被人诟病说不孝而遗臭万年。晚上，我一边看录像一边想，到这时候真都是影帝影后哦。这时一中年男子经过，突然抬起脸，歪过脑袋看一眼镜头，笑了。他这一笑，可把我吓得不轻。等回过神来，赶紧倒带子再看一遍。还真笑了，笑得亲切和蔼。这大半夜的，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我觉得，他这笑，是笑给我看的。

一周后的中午，我正在办公室打盹儿，接到一个电话。是个很沉稳的男声。

他说：“小伙儿，听你们领导说，老太太那录像是你拍的？”

我说：“嗯，您哪位？”

他说：“我是老太太的女婿。”

我说：“哦，我就是一代班跑龙套的，拍得不好您见谅。”

他说：“不，你拍得很好。构图、氛围的感觉，都把握得很棒。”

我心想，好嘛，还构图，机位基本就没动过。

我说：“有事您说吧。”

他说：“我想找你合作个项目，你有兴趣吗？”

我想一想，说：“哦，您细说说吧。”

就这么着，我见到了老凯。当我见到这中年人，一眼认出他就是在镜头里微笑的男人。我当时有不祥的预感。他冲我亲切地笑了，笑容与镜头里一样，然后对我伸出了手。我和他握了手，他的手心是湿热温暖的。

“我是个风水师。”他说，“我找你呢，是想拍一个通灵人物的纪录片。”

我一听，想都没想就摆摆手。

我说：“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，我没兴趣。我是国家公务员，坚定的唯物主义者。从专业的角度来说，死者为大。走都走了，何苦接回来再折腾一程。”

他也不恼，笑得更亲切了。

他说：“你这么说，还是对鬼魂不够了解。鬼魂是什么？从科学的角度说，鬼魂实际是某种磁场。你得承认磁场是唯物的东西吧？”

我不置可否。

他继续说：“这种磁场是有记忆的，人在世时附于身体。可要是人器官衰坏或者虚弱衰老，产生不了足够的能量，这种磁场就会慢慢离开人体。所以人死以后，灵魂就成为一种脱离肉身的单独的能量体。根据能量守恒定律，这个磁场暂时不会消亡。鬼魂就开始游荡，这就是所谓的孤魂野鬼。”

我打断他的话：“您说得是挺科学，可是听起来还是瘆得慌。您就说到底想要我干什么吧。”

他说：“你听我说完。这些鬼魂在游荡的过程中，遇到与自己属性相当、磁场接近的身体，就会被接收。这就是所谓的鬼魂附体。而通灵师，就是能够调整自身磁场，使其与鬼魂相近的人。鬼魂有自己的磁场记忆系统，就好比磁带上的信息可以以电磁波的方式，反映于被接受者的大脑。这时候，通灵师就像一道桥梁，可以将亡者生前的记忆显现出来。他的喜怒哀乐、他想做的事情、他最惯常的思维方式，都会作用于通灵师的大脑。所以，所谓死者和生者的对话，就是这么来的。我听说最近，在东南亚的丧葬业，兴起了一种仪式。有很多的通灵师都在那儿工作，帮助死者亲友了解遗愿。我想过去拍一拍，子丑寅卯，看了才知道究竟。”

我咽了一下口水，莫名地有了一些兴奋。但我还是很矜持地说：“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”

老凯哈哈一笑，说：“大不了灵魂附体。你这么壮，对相异磁场排斥力很大，估计没人敢附。谁要真的敢玩儿你，我们就把他的银行密码套出来。”

我也笑。我说：“您要真这么能耐，就该把你丈母娘的密码都套出来。”

老凯不屑地说：“她那点遗产，早就被几个小舅子刮干净了。要说那天办白事，我还贴了不少钱呢。”

我们就一起大笑起来。在这笑声里，这事基本上就算定了。

我们到越南那天，不怎么顺利。在河内机场，突然停电了。我长这么大，还是头回遇上机场停电这种鸟事，也算是开了眼。一

片乌漆墨黑中，有个男人用娘娘腔式的英文说：“所有过关手续暂停，直到电力系统恢复。”

在黑暗中，我皱一皱眉头，说：“见鬼。”

我听见身后老凯用很干的声音说：“说不定真是鬼闹的。”

我心里一阵发凉。我说：“你别三句话不离本行。”

老凯说：“鬼魂集中的地方，电磁波太强大。以前在美国的爱达荷州，有一个牛奶厂经常停电。后来发现那地方以前发生过爆炸，死了很多。再后来，他们就引入高压电。整整电了两个小时，那个厂才从此消停了。我听说河内机场，以前死过不少越共。”

我说：“行了，别说了。”

这时候，来电了。一片大亮。

河内连着几天都阴雨连绵，还剑湖上一片雾气。

我问老凯：“什么时候开始工作？”

老凯说：“不急。”

我笑一下，你不急我也不急。有吃有住，我就当来度假。

我自己一个人去城里逛。逛到傍晚，坐在路边的小摊前，吃了一碗牛肉粉，又要了一个法包。法包味道还不错，价廉物美。谁说殖民主义全都是坏东西？法国不殖民，我一小老百姓，到哪儿吃这么便宜的法包去？吃完接着逛，从同春市场一直逛到三十六行。我又买了许多蜜饯，边走边嚼。三十六行很有意思，同业扎堆，炊具、雨伞、布料全都摆在一块。有一整条街，全是卖锦旗的，好一派社会主义的美景。

我走入一条内街，都在卖些民族特色的服装。我知道越南人多是京族。他们的衣服女人穿上倒真是长身玉立，可就是颜色太素了些。经过一家门面小些的店铺，外面倒挂着几件颜色很鲜亮的衣服。我走进去，里面坐着个很老的老太太。老太太看见我，也并没有招呼，只是不停地嚼着槟榔。我翻了几件衣服，看上了一件宝蓝色的缎子长衫，就问那老太太多少钱。那老太太看我一眼，半躬起身子，开始讲我听不懂的话。她的嘴巴一开一合，里面是被槟榔染黑的牙齿。我心里一阵恶心，但还是微笑地又用英文问了她一遍。老太太茫然地看我一下，突然用手挡住了我，说：“No！”

我搁下衣服，抬脚就要走。有生意不做，有病！这时候，进来一个年轻姑娘，穿着小背心和热裤。老太太一把拉住她，叽里咕鲁地说半天，同时指指我。那女孩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，拿磕巴的中文问：“你要买给谁？”

我想都不想就说：“买给我媳妇儿。”

她眼睛瞪大了，反问我：“媳妇儿？”

我估摸着越南人不懂这个，一想媳妇儿也没过门儿，就只好嬉皮笑脸地照实说：“给我女朋友，Girlfriend，OK？”

女孩露出吃惊的表情：“你女朋友死了吗？你怎么还笑得出？”

我顿时就怒了，心想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咒谁呢。可是我看着她一本正经的样子，突然觉得有蹊跷。

我问她说：“你这什么意思？”

女孩说：“我奶奶说你进来半天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一个寿衣店，值当这么逛吗？”

我一听，吓得一颤，连滚带爬地跑出来。

我回身对这女孩喊：“你们越南人有病啊，给死人穿的衣服做得比给活人的还好看！”

我一路小跑地从内街里跑出来，心里不停说着“吓吓吓”。这时候天色一沉，毛毛雨突然大了起来。我没带伞，赶紧跑到一个怪模怪样的亭子里去。可还是淋湿了，我使劲儿打了一个喷嚏。这时候“全球通”响起来了，是老凯的声音，急急忙忙的。老凯说：“哪儿去了你？我到处找。快回来收拾家伙，干活了。”

赶不及换衣服，湿漉漉地跟他上了车。到了云寿殡仪馆，冷得浑身发抖。我们到了门口，却不让停车。一直等一辆加长的凯迪拉克缓缓地开出来。听见老凯的小助理说：“妈的，灵车搞那么大有什么意思，睡全家啊？”

老凯说：“小小年纪看不得人好。到哪儿都有先富起来的人。”

我透过车窗望过去，这个排场与殡仪馆的破落实在是不搭调。说起来这也是政府机构，可看着好久没整修过了。不大的门脸上，有个老大的牌匾，上面的字都脱落了，有年头儿了。墙上还画了一幅像，也斑斑驳驳的，好像是个梳着大背头的长胡子老头。

我说：“这是谁啊？长得这么喜庆。”

老凯也睃了一眼，说：“嗨！胡志明啊。你们80后就是无知。”

我们穿过一条甬道，头顶的日光灯管滋滋地响，一闪一闪的。

一群人走过来，哭哭啼啼的。打头的是个小姑娘，倒是很镇定。她手里捧着个黑色的骨灰盒子，经过我的时候，嘴里嘟囔了一句。

我问翻译：“她刚才说什么呢？”

翻译说：“别管她。”

殡仪馆的负责人是个秃顶的中年人，佛山籍广东佬。他看见我们，迎了过来。老凯对助理使了个眼色。

助理走过去，把一个信封塞到他手里，说：“小意思。”

他立刻喜笑颜开，对我们说：“今天你们好彩，通灵师是个华人。不过等会‘问米’的时候，他还是会说越南话，主要还是方便沟通，方便沟通。”

老凯也笑，说：“没事，我们带翻译了。”

到了灵堂，看见家属已经三三两两地坐下了。前排是个穿一身孝服的年轻女人。旁边是个小男孩，孝帽太大遮住了眼睛，咿咿呀呀地叫起来。女人替他把帽子戴好，轻声呵斥了一句。她抬起头，看见我们正架好机位。细长的眼睛瞟了我们一眼，对后面一个年轻男人耳语。男人站起来，立即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架着膀子走到我面前，狠狠地说了句什么。

翻译对我说：“他说不许拍。”

老凯赶紧走过来，又将一个大信封塞到那男的手里。男的掂一掂，没言语，转身走了。

老凯叹一口气，说：“幸好有备而来。”